

怀故人

逝者如歌

小非

二马路美文书店的冷宝良前几日走了，震惊之余，也有些难过。老冷也就六十岁出头，走得还是早了些，应了那句老话，人生苦短。

美文书店门面不大，门脸朝北，冬日凛冽的寒风透过玻璃门的缝隙顽强地往里钻，屋子里也有些冻人。不过，室内的气氛却充满暖意，小城的书友或刻意、或路过，经常会到这里转一转，谈天说地，其乐融融。

书店总共三人，老板小刘之外，老李看摊兼做会计，老冷取货送货也倒换着看摊，他是下岗后过来的。

这些年电子读物、网购挤压实体店，小店举步维艰，其实两人足矣！然而小刘厚道，大家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让谁走他都张不开口。有人开玩笑，慈不掌兵，义不理财。他说我这个小店，也就是够吃够喝，维持生计而已，图的是乐趣。

老冷原先说，等有了外孙就不来了，满心期待含饴弄孙。然而，外孙出生后，老冷还是舍不得离开。他对小刘说，习惯了，见不到书友，就觉得少了些什么。给多少钱都行，我不走了。小刘笑道，那你就继续待着吧！没人撵你。这一晃就是十六年。

我和老冷算不上朋友，也就熟悉些罢了。但是，每次去书店，他都会给你端上一杯热茶。人少，他就陪你聊一会儿；人多，他就把椅子让出来。突然听说他走了，还真是觉得失去了一位朋友。

老冷乃芝罘街面的坐地户，老辈儿早年在西南河一带曾经显赫过。他参加工作在绒绣厂，后来还熬上了个小头头。他最为得意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厂里送往北京的那幅巨型绒绣《祖国大地》。我逗他，那也不是你绣的。他立刻急了，用手比画着说，七米高下，幅宽二十四米，哪一个人也无法独立完成。俺厂长说了，就是端茶倒水，也算参与了，那是集体劳动的结果。我一听他最后这句用了文辞，顿时哈哈大笑。

老冷说自己文化不高，也就初中毕业，没读过什么书。其实不然，在书店的环境里，举目所及皆书也，你就不读也不行。整天与书虫子打交道，耳濡目染，熏也熏出了一身书卷气。

文化的浸染与学历教育固然有关，然而阅读的潜移默化似乎更为重要。与老冷交谈你会发现，他的逻辑思维很清晰，认识问题有一定深度，抑或是与生俱来的潜质。

老冷去世的消息是小刘告诉我的，好端端一个人，说没就没了，我彻夜难眠，有些难以接受。如今都说八十岁及格，八十五岁良好，九十岁以上才能算优秀，他的年龄距这个指标太远，只能感叹人生无常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微信中竟然跳出一条老冷发来的信息，猛然一惊，果有起死回生之事？定睛细看，原来是他的女儿用父亲的手机发来的讣告。我的手机里有好几个故去的朋友的微信，一直舍不得删去，有时候翻到他们，昔日的时光就会浮现眼前。

老冷走得安详，从发病到离世，没

有超过二十四小时。抢救后初时还能认人，小刘去看他时，意识是清醒的，然而半夜时分就下了病危通知。医生说唯一的办法是开颅，但是希望渺茫。家人商量后，觉得还是不要太受罪了。这也符合老冷的心愿，他曾谈起过，如果病人膏肓，千万别进ICU，人财两空，拖累家人。

不过，我还是有遗憾。那么长时间，竟然没能和老冷喝顿酒，我知道他是喜欢喝两口的。酒这种东西，多喝肯定无益，有时候少来点却能够调节情绪。那日我在家中，倒了一小盅白酒，走到阳台上，洒在了一片椰树之中，但愿老冷能够闻到这遥远的酒香。

他去世前半个月，我找老板小刘，让他帮我买张大点的地图寄到海南，我这几年都在海南猫冬，住的地方书店离得太远。小刘店里没有，打发老冷跑了趟新华书店，给我寄了过来。这张地图如今就挂在我的书房里，侧脸往墙上一看，就想起了他。

一

老冷的离世，让我心情一度黯淡，联想到了几位故人。有位叫荆江的工友离世也让我颇多感慨。他是福山人，1957年出生，2014年走时还不到六十岁，家中有些慌乱，我去殡仪馆为他主持了丧仪。

我们就是普通的工作关系，我大小算是他的领导，对其印象不错。他属于能工巧匠那类人，天生手头机灵，外号“小炉匠”，没有他摆弄不了的营生，干活也勤快，整日乐呵呵的，人缘不错。

不过，我却发现一个问题，他干活不太注重细节。这话别人不好意思说出来，我这个人有点直，也不管人家高兴不高兴，就说了出来。老荆脸红了，他说知道自己的毛病，一着急就顾不上许多了。

我给他讲了个自己的故事。当年插队的时候，村里让我们知青在墙上写“学大寨”的标语。我的美术字还拿得出手，另一位与我不相上下，只是我打格图省事，结果就出现差距了。许多年后回到村里，墙上的标语依稀可见，内容是另一码事儿，字迹令我汗颜，其实我是可以写得更好的。

我对老荆说，只要不是火上房子的事儿，还是慢工出细活。他觉得言之有理，从此我们成为好友，他有什么话也愿意与我聊聊。老荆本为农业户口，最初在乡镇企业搞维修，早些年不算工龄，后来到了荣昌制药，才算有了着落，但一直为工龄短而苦恼。我宽慰道，彼时许多人都是如此，也不止你自己，只能想开点。

后来他的身体出了问题，他心里有数，说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能领到退休金呢！有些悲戚。我只能宽慰，其实彼此都清楚那些话不着边际。

老冷走得痛快，自己完全没有预知。老荆拖得时日挺长，内心颇受煎熬。有段时间他告诉我，自己好多了，大概没事儿了。我知道他对生命的渴望，然而肝脏的问题都小不了。看着他的脸色，我心里很难过。

不久，他就撒手西去。丧仪那日，他的女儿哭得肝肠寸断，喘不过气来，

两个人架着还是几乎瘫在地上。我这才读懂了老荆当初说起女儿时两眼放光的神态。

二

还有位远方朋友的离去也让我刻骨铭心，他叫李敬祥，蓬莱山上李家村人。我们相识于1994年初冬，那年我去昆明开会，住在滇池边上的海埂，会议期间碰到的，加上都是山东人，还是小同乡，在遥远的彩云之南巧遇，分外亲切。

老李人高马大，身高超过一米八，时为成都军区后勤部某部滇西仓库政委。他原在山东省军区独立一师当兵，五年多了还是班长，一直没提起来，眼瞅着要离开部队了。他是农村兵，首长照顾他，把他调到炊事班，说是有个手艺，将来回去说不定能够找到工作。

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，总部命令从非参战部队挑选战斗骨干充实前线。这是个考验人的时候，有些人平日说得好听，关键节点往往怂了。老李已经确定退伍，可以不去，他却坚决要求上战场。他就这样去了滇南，火线立功，当上了排长。

老李天生就是当兵的胚子，弟兄五个，只有老五留在乡下伺候老娘，剩下的都在军队上，而且全是师级干部，一水儿大校军衔，也是美谈。有一年春节他回蓬莱探亲，我去他村里喝酒，老五发牢骚说，俺四个哥都去外面当官了，就撇下俺拉锄钩子。我说，让他们每人出钱帮你。老五看着李敬祥笑道，都没少给，他给得最多。

老李提干晚，一步一个台阶走到团级干部时岁数已经不小，按照规定，如果再不进步，到了年龄的杠杠就要离开部队。他太热爱军营了，心有不甘。结果老天有眼，就在应该转业的前一年，他被评为成都军区联勤部优秀团级主官，如此荣誉加持，提拔为川藏兵站部副政委，跨入了师级干部行列。

他是拼命三郎，兵站部规定，首长每年要带车进藏一次。川藏公路艰险，运输车辆来回一趟几乎两个月，他却年年坚持进藏两次。高原反应让他经常流鼻血，他也不在乎，后来身体就垮了。部队照顾他，让他去了解放军昆明总医院当副政委。

也许与流鼻血的经历有关，他后来得了鼻咽癌。转入301医院治疗期间，他打电话告诉我想吃家乡的饽饽。我买了一箱，又发了些海参送到了北京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，老弟，咱们有缘，我终究是要回蓬莱的。后来，医生建议其摘除一个眼球，避免肿瘤细胞扩散。老李爱面子，说那我怎么穿军装？坚决不同意。2016年深冬，他去世了。

我和原威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张猛赶到昆明，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，阴阳两隔，也就转瞬之间，何其无助？老李终究还是没有回到蓬莱，夫人、儿子都在昆明，他就葬在了滇池边上的金宝山军魂园，其实他早已归属西南那片红土地。

四

丁酉年腊月二十六，也就是2018年2月12日，一大早鲁东大学

的朋友发来微信，说是群里有消息，文学院一位退休教师夜里外出冻死了，好像是四川人，是不是你的老师？我一看感觉坏了，当年中文系的老教师，川籍仅余易朝志，这几年他的阿尔茨海默病日渐严重，难以自持，怕是凶讯。

我立刻拖着同学孙立国、官本安赶到学校，结果不幸言中。头天半夜，夫人睡着后，易老师不知怎么光着脚蹬着鞋跑了出去，身上只有内衣，一只鞋还丢在了楼梯口。他走得并不远，被发现时倒在了一辆三轮车旁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我们这座小城的深冬初春极为寒冷，然而易老师当年是上过朝鲜前线的，那里的气温他都挺过来了，看来年岁真的不饶人。

1949年底，易老师初三时就参加了解放军，入朝时为三兵团十二军三十四师一〇二团卫生员，授衔时为少尉医助，驻地浙江金华。1957年作为“调干生”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，毕业后留校。1964年学生梅华毕业分到烟台师专，为了爱情他也从沪上追了过来，然而失之交臂。

易老师最大的遗憾是没当上教授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曾对其离开华东师大表示惋惜。在那个铅字不易的年代，其大学时期就发表过两篇论文，这也是他能够留在上海任教的重要原因。恢复职称评定后，他首批被评为讲师，不久成为副教授，之后就止步不前了。彼时职称评定名额有限，诸多原因，委屈了先生。

我小时候长期在四川生活，故而与易老师走得较近，学生时期常在他家蹭饭，遂成忘年交。易老师的独子远在国外，夫人张丹妮茫然失措。学校方面规定，这种事均由家属自理，丧仪只得由我挑头操持。

临近过年，诸事忙乱，然而还算有条不紊。其子刻日急返，旧时同事纷纷致哀，由于年事已高，大多未能与遗体告别，只有李慧志老师坚持送行。鲁大文学院书记张天波鼎力相助，请来了刚刚退休的刘焕阳副校长、李世惠教授，他们都是易老师的学生；我则找来了曾经的烟台外经贸局局长程显萃、著名作家矫健、远徙新加坡的王翠莲等，他们也是易老师的学生。腊月二十九上午，灵堂庄严肃穆，诸生送完易老师最后一程。

自然规律无法抗拒，谁也无力回天。生老病死见多了，许多事就看淡了，也不是十分悲伤，都是命中注定的。有的人生命短暂，然而短小精悍；有的人健康长寿，乃是上天赐福。无论长短，生命各有千秋，只要问心无愧，亦不枉来人世走一遭。

我的这些朋友极其普通，老冷、老荆和吾师易老师，似乎没人给他们写悼词抑或生平，老李也是个普通的官，虽然会有那么几句话，很快也会随风飘去。

然而人们深深的怀念，也许可以算作送给故人永远的悼词，仿佛一首生命的赞歌，经常会在耳边回响。